

1641

秋

聲

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主臣雷琳

膳錄監生臣江麟

欽定四庫全書

秋聲集卷五

宋 衛宗武 撰

序

柳月澗吟秋後藁序

二俊既往寥寥千載斯文絕響雖以聲詩著名者亦所罕聞振之揚之厥有人焉老友月澗吟集行於江湖前編固已雋永人口所刊後藁視昔愈勝雖不無時花美女之艷而自有高山流水之雅約而五六言一二韻亦

造精深吾鄉之士能以聲韻之文鳴於時者也竊嘗涉
獵前輩緒論參以臆見詩之盛莫如唐而詩之工者亦
莫如唐李杜以天授之才閎中肆外窮幽極渺浩博為
洪源巨流雄秀為崇崖疊嶽天矯為龍驤鳳躍變幻莫
測固非後學可到其他善吟者或以平澹或以豪逸或
婉麗而清圓或醞藉而閒雅以至尚寒苦務竒怪凡負
尺寸之能擅一偏之美靡不揚英於時流芳於後前輩
之說曰不强所短而握焉不棄所長而畫焉故各得以

名其家豈不信然學詩而至於唐其庶幾乎然能言之
士皓首鑽研而不能企而及之或至於失邯鄲之步而
近似者蓋寡月澗其善學者歟今以篇章參校互攷非
但得其筋骨而精神風采具有之矣殆若優孟叔敖之
莫能別而無里婦效顰之羞伯諧仲諧之不可辯而無
侍婢恨小之愧雖置之唐人集中不謂之唐可乎雖然
學唐而至於唐希之是矣進進不已則豈止襲唐諸人
之迹安知不優入風雅而機雲又豈足伯仲哉月澗起

予以吟什顧無以酬遂書此以貽之且勉之云

錢竹深吟藁序

竹深錢君襲素侯之基緒而能自拔于綺襦紈袴間刻意文墨雖閨闈左右牙籤華度書史錯陳他好澹如也惟植竹于庭日吟哦其間始傳示所作班班然唐矣及閱已刻之編亦多做唐幾于象龍而可駭葉公畫虎而能下馮婦于車者也嘗熟味而細評之其氣蕭瑟其色碧鮮其容嫵媚聲琮琤如鳴泉濟濟如君子昂昂如丈

夫壹猶竹然每怪其庭竹無幾而扁名以深似未稱其實者讀其詩而后知非謂其竹之深乃吟之得于竹者深耳今錢君釋逢掖而被袈裟棄丘園而入林谷所見所接何莫非竹則入于宵次奚啻渭川之富使肆諸外而融于筆端其精到絕俗又詎可量哉雖然后山序參寥之集其末云貫休齊己以軼羣之氣高世之志而為石霜之徒終其身此豈徒用意于詩而以工拙為病也竹深亦既僧矣僧而勵僧之業則章句抑其末爾昔有

因擊竹悟禪而作祖者當無遜焉能如是則所得于此
君者益不淺矣不然輕舍儒而從釋寧不貽此君寂寂
之笑錢君遺予吟集若有為焉爰書此以答其意

劉葯莊詩集序

余自毗陵投紱賦歸垂三十載江湖之士鮮有跡其設
羅之門者越之葯莊劉君不鄙遇我委名于閤人者再
躡屐出迎銜袖有贄嘯焉莫當既一再賡以酬其別兼
旬飛槭挾吟編而來將以取正焉吾自揆非能吟者抑

豈他有意歟古之人締章繪句以擅名于當世後之作
者為之序非故交則門人又否則誦其詩味其辭敬慕
油然于中而發揚讚美蔚然于外不能自己者也今則
不然凡遣興于風雲月露寄情于草木華實有片言隻
字之長則必屬諸人侈大張皇以求聞于時而其人望
實足以軒輊人物則亦不敢不徇其情苟矯世拂情則
咸謂雅量不弘不足為時人表厲流風靡靡循襲者衆
約莊則異于是然雖不言顧獨能免俗乎會稽嚴整之

秀甲于東浙曩嘗登小蓬萊探禹穴泛賀湖知山水之
勝鍾為人物晉宋以來文英輩出不暇遠引近世如放
翁陸疏寮高諸人瑰辭瑋句流光簡冊而芳風游塵猶
能熏染後進故今之以詩名者錚錚葢莊其一歟竊窺
所作古體勝五言五言勝七言縱未能方駕前修亦幾
近之儻步驟古作益加刻厲則追蹤于許渾賈島可以
及鮑謝殆無難者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正何待借辭于
人以增其芬芳長其光價哉予田塾陳人姓名不耀而

欲以瑣瑣之辭題拂而縲藉焉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
名聞不揚交友過也其可恕然于交義乎敬為之書

陸象翁候鳴吟編序

士之能以文藝名世者由夫立志之專而學務其本蓋
志不立則悠悠於歲月之流汨汨於事物之逐而何藝
之能成學不知所本則擇焉而不精博而寡要又安能
遠追古作而超軼時輩哉詩之為藝約文成章韞精微
於隻字之間寄玄遠於片言之表漱滌萬物雕刻衆形

墨士騷人代所不乏而語其至妙則曹劉顏謝有未造其極者古人謂詩未易言豈不信然鄉友陸象翁文盟巨擘也一日酒邊相與譏評文字爰及吟編求益於予予豈能詩哉姑應之曰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此後山詩也作之不已自到聖處未逾時見之酬唱則為龍山之孟嘉矣未逾年玩其題則非吳下之阿蒙矣乃今袖出巨編至于三四其間芬芳翹楚秀句層出使予若季咸之見壺子不覺辟易欲走矣如賦梅花等作補亡

拾遺撫今慨昔有前修所不能及者吁何其敏而富且
工邪察其所以則自其志於詩也孜孜切切凡物象事
為之所感觸憂憤懽虞之所陶寫唱酬題品之所發以
至飛潛鳴躍天條華實假之以程形取象而試其巧課
其能者吻之吟呻手之推敲心腹腎腸之指觸靡有一
日之停一刻之怠特其念慮無鴻鵠之將至而猶承蜩
者之惟蜩翼是知則夫成功之敏豈不由立志之專與
是則然矣苟志之徒立而學不足以傳其成則淺陋鄙

俗亦奚足觀蓋其嗜學也有素淹貫於經史博綜於羣籍至虞初稗官等書亦無不閱閱必強記弗遺而所專攻則在於三百五篇嘗以是策雋詞闡而魁擢鄉選矣其於六義固所熟講而美之所以為刺怨之所以為親思而不貳樂而不荒又皆洞究而得其蘊奧舉而措之章句何有文公謂三百篇詩之根本學知務其本矣吐辭成文則柯葉暢遂英華敷舒自不容掩其思之湧則若泉浚其滔滔汨汨來不可禦人患其少已厭其多故

不自知其為之之易至於千有餘篇之富雖不求其工
自不得不工也有本者如是歟雖然詩道難窮學法無
止儻於是而遂畫則為象翁今日之詩已爾魏晉以後
之詩已爾日新又新功深力到又將薄風雅而集大成
此予尤欲其不自為足而加勉焉若編之表以候鳴則
何其自貶之過將為候禽之鳴春乎抑為候蟲之鳴秋
乎二者不出林薄草壤之外皆鳴之瑣瑣者也象翁志
高學茂才識過人而年未邁使與時偶豈不能以其聲